

■“红色情怀”征文

马革还初志 明珠焕异彩

——革命英烈陈初明事略

□ 陈贤武

陈初明,原名贤馥,乳名阿古,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陈克迅、陈初明,化名克迅、阿细,1915年出生于潮州城郊黄金塘村。8岁入小学读书,聪明好学,而且酷爱体育锻炼。1930年春,考进广东省立二师(韩师)简易班学习。勤奋读书,终日笑眯眯的,喜欢打趣逗乐。

1931年九一八爆发,日军侵占东北三省。二师的学生走出教室,上街道,下农村,宣传抗日救国道理,组织“读书会”“抗日义勇军”。热情奔放的陈初明很快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学生救亡运动中去。这时,中共潮澄饶县委书记李崇三为指导抗日民众运动,亲自到二师附近的东津乡举办学习班,陈初明参加了,接受党的知识和新形势下新策略的教育。他首次接触马列主义的教育,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。他和一些学友谈前途,谈理想。他说:“一个人要有正确的人生观,要有理想,没有理想,就等于没有灵魂。”不少同学在他鼓励下开始觉醒起来。

这时,国民党政府潮汕当局,在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驱使下,对学生爱国运动横加干涉与镇压,公开逮捕爱国进步学生。1933年夏季,陈初明二师毕业后到磷溪小学补习班任教时,因向学生宣传爱国思想,书写爱国标语,也惨遭逮捕。一连串的打击,使他进一步觉醒过来。他对学友说:“中国之所以屡遭外侮,症结在于一个腐败卖国的政府;不推翻这个政府,中国就没有前途。”于是,他与同学郑勉等人先后千里迢迢到北平寻求救国真理,参加了北平中国大学组织的“读书会”;后来又参加“反帝大同盟”,投入到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中去。他曾深夜与郑勉等人冒险到中南海前门墙上书写“打倒帝国主义,打倒汉奸卖国贼”等标语。1934年7月,辗转回上海,9月加入共青团。12月,在进工厂区联系革命工作时被捕。被捕后,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单独来上海找职业的。在狱中,没暴露一个朋友的名字,也从不与任何人通讯联系,情愿孤身把牢狱坐穿。最后,上海当局以扰乱治安罪,判他6个月徒刑。

1935年秋,刑满出狱。因身陷牢狱与组织失去联系,他返回家乡潮州寻找组织。翌年6月,他在汕头参加新文字研究会进步组织,并在达濠马洛乡启明小学担任专修班班主任,满腔热情投入新文字运动。1936年12月,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华南抗日义勇军

潮汕大队,11月又担负岭东小学教师救国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领导工作。12月下旬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7年3月,中共韩江工委派他到普宁梅峰公学,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建党工作。他以梅峰为工作基点,积极扩大党的思想影响,与校内进步教师一起,团结全校师生,努力把梅峰办成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学校。利用假日,秘密联络潜伏在普宁各地的党团员,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,建立梅峰第一个党支部,担任支部书记。在其努力下,普宁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。3、4月,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了培养干部,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,在香港开办了干训班,陈初明被派往受训。是年6月,建立中共普宁县特别支部,任特支书记;9月,成立中共普宁县工作委员会,任工委书记。同年10月,在普宁流沙镇建立县“青救会”“妇救会”等组织,打开了普宁县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。于1937年10月,即派陈初明同志到普宁开展党的工作。

1938年年初,普宁党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壮大,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县运动,中共普宁工委由梅峰公学迁至敬爱小学。陈初明及区委书记林川、县青抗会常务干事郑敦等均以教职员的身份隐蔽在这里,领导全县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。4月,被调到潮汕中心县委,主抓青少年运动。10月,任新成立的潮普惠南(山)分委书记。翌年6月下旬,潮汕沦陷,与罗天等到大南山区,建设潮汕抗日后方。7月,中共潮普惠揭中心县委成立,任县委书记。在中心县委领导下,潮普惠揭各县抗日民众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。主持组织“退罗华侨青年抗日同志会农村工作队”,把归国华侨的进步青年团结到党的周围,密切配合抗日团体和南侨中学开展抗日运动的工作。工作队成员由分委抽调部分抗日青年骨干,并吸收几名爱国青年参加,密切联系各地抗日团体,深入发动群众。并于7月1日出版县委的机关报《青报》,以普宁青抗会主办的小报形式创刊,3日刊4开,每周五逢1、4、7日出版。因贴近时事,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,印数达四五千份,畅销于潮普惠揭地区,对推动潮汕前线的抗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这期间,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逆流。粤东地方当局不顾民族的危难与地方危急,强令解散抗日

民众团体。他采取针锋相对策略:一面组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,抗议当局的反共卖国行为;一面遵照上级指示,撤退疏散已经暴露了的中共党员。陈初明因名声卓著,南委把他调到闽西特委党校学习。临别时,他对战友说:“不管碰到多大困难,都要坚持斗争,把革命进行到底。”

1940年1月,陈初明学习结束,2月被安排到中共龙岩县委任宣传部长。这时,国民党闽西地方当局公开撕毁“合作抗日”协定。地主收租团、还乡团、保安队、联防队,时常窜入游击区催租逼债,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。群众情绪低落。陈初明到任后就组织龙岩西陈区,白天他头戴竹笠、肩挑粪筐,与农民劳动在一起,战斗在一起;夜晚找农民谈话、开会,宣传抗战前途鼓舞士气,带领农民进行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“反逼租,反夺权”斗争。对待开明士绅,则晓以爱国大义,团结教育他们。对待一小撮穷凶极恶的地主恶霸和投降派,则以刀枪相对,给他们严厉惩罚。他亲自在一座山神庙的墙壁上写上“团结抗日,前途光明。催租逼债,一刀还尽。杀猪出谷,快乐过年”的口号。

1941年1月20日,闽西南特委在东雷寮头村召开县区扩大会议,从报刊上得知“皖南事变”的消息。特委意识到形势突变,立即布置应变计划。陈初明奉命回龙岩传达特委指示。1月23日,刚回到龙岩西陂乡条围村(中共龙岩县委机关所在地)的当夜,便被国民党的保安第九团及曹莲、西墩两乡队警袭击。突围时,他为了掩护其他同志,不幸被捕,史称“闽西事变”。在狱中,坚贞不屈,大义凛然,敌人要尽花招,施以毒刑,仍无所获。1月27日夜,被活埋于龙岩城北郊后山,年仅26岁。然而,曾看守过陈初明,接受过陈初明教育的保安连队,在陈初明牺牲后不久,携带武器投奔抗日游击队,把真相大白于天下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龙岩地区政府和人民为纪念陈初明,在他牺牲地附近,建起闽西南革命烈士纪念碑,刻上陈初明烈士的名字。故乡潮安县政府和群众为纪念他,也在潮州西湖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上了其英名。

吴健民在《血沃劲草——征途的回忆与怀念》中回忆说:“他襟怀坦白,有高度事业心;平时虚心学习,深入群众,善于组织、发动群众,在党内有较高威信。”



书法 廖宗怡作

打篮球

□ 陈维坤



沈从文的《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》,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。他写到:“姓印的可算是个球迷。任何人邀他去踢球,他皆高兴奉陪。球离他不管多远,他总得赶去踢那么一脚。”论起这一份热爱,我也是及得上几分的,虽然姓印的球迷是踢足球的,我是打篮球的。

刚参加工作,学校的篮球场还是泥地的,沙子多,容易滑倒;一起风,尘土飞扬。我仍很满足,因为至少有球可打。一些学生邀我前往他们村打球,记忆中,一个村的场地坑坑洼洼,有一次差点点了脚;一个村的两个篮球场相距至少30米,打全场累得要命;一个村的旷地堆着菱角壳,打完球,手掌黑乎乎的,好像练了黑砂掌,我都欣然前往,奉陪到底,名副其实与学生“打成一片”。

有一位邻居,心血来潮,自制一个简易篮球架,供周边孩子们玩玩。凭直觉,篮板明显高了,有点“半天吊灯笼”;球篮又太小,要命中一个球,难度不亚于足球的进球。有时,这群小孩会来找我凑数。只要空闲,我都没推辞。

我的篮球打得并不好,甚至可以说是很差劲。这与身体素质有关。力量不足,身体对抗吃亏;速度也一般,弥补不了力量上的劣势。更要命的,是打球的意识不行。一球在手,该投该投还是该突破,经常习惯性迟疑一会儿,俗称“慢半拍”。篮球是一项团队运动,球场上的机会,往往稍纵即逝,一犹豫,绝佳的时机,经常就白白错过了,这是很伤士气的。

意识这东西,似乎更依赖于童子功,半路出家者,最难赶上。我曾跟朋友们开玩笑,说如果小时候,我们村里就有篮球场,我打球的水平,就不止现在这个档次了。这是有根据的。到镇上读初中时,学校终于有了篮球场,却只有那么一个,根本不够用,早被那些会打球的同学霸占了,要想挤进去摸一下球,太难了。到潮州西湖山后读书,情况依然如是。上大学后,我始接触篮球,学了一段时间,就爱上这项运动,也很想能够打得好一点。只是起步甚晚,虽不可谓不勤奋,意识终究上不去。

年轻时,争强好胜,常为球打

得太烂而郁闷不已。中年之后,正如一位球友所言,到了这个年纪,能够经常性地站在球场上的,都是胜利者。这才渐渐明白,以前的自己,在对待打篮球一事上,是本末倒置了。其实,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是本,而胜负根本就是末,并不重要。我又进一步想到,生活中的诸多事情,像读书、写作、交友等等,也多类于此,极容易本与末就倒过来了,同样应该引起警惕。

近两三年,参加激烈对抗的次数少了,更多的是一个人运球、投篮,出一身汗,或者只是抽空到球场上走走看看。我发觉,每每看到场上队员生龙活虎的样子,内心就会涌起一种满足感;听着此起彼伏的球声,心情也是很愉悦的。这使我又想起读大学时,学校有一位普宁籍的教授,姓张,快退休了,个子很高,戴浅茶色眼镜,经常微笑着,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张老师。他每周总有一两个下午,出现在篮球场边的树荫下,看学生们打球,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直至人将散尽,才踱入场中,活动活动筋骨,再随手投一会儿球,过一下瘾。看其投篮姿势,估计当年也是一名篮球健将。有时缺人,我们拉他一样打,他总是微笑着,摆摆手。如今,我渐渐能明白张老师彼时的心境了。

曾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话,大概意思是说现代社会,喧嚣扰攘的生活,使大家压力很大,都活得很累,建议生活中每个人,至少都要从事一项力所能及的运动,适时放松心情。这一点,我居然做得还不赖。

打球以来,最感恩的,是小伤虽然免不了,却不曾受过大伤。这归功于当年的老师们,培养了我们的勤做准备活动的好习惯。最得意的,是人到中年,身板并不严重走样变形,这是长期锻炼的最好回报。最自豪的,是一直坚持着,屈指算来,球龄竟然已经有26年了。看来,凡事不怕起步晚,就怕不能持之以恒。

而最难忘的,是每个下午,在学校的球场上打完球,学生渐次散去,球场回归寂静,这一刻,独自躺在草坪上,习习晚风中,看一轮红日,悬于学校围墙之上,半天霞光,有时是瑰红,有时是橘红,有时是紫红,真是美极了。

短讯

著名作家到潮州采风赏读韩山诗群作品

共读潮州 探索诗心和诗艺

为擦亮潮州和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作和教育品牌,向全国文学界展示韩山诗群创作实绩,对外推广潮州·韩师的诗歌作品,促进诗教成果的传播转化,探索多样化、活态化诗教育之路,近日,市作协、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作中心、潮州文学院联合举办中国作家潮州采风暨韩山诗群作品赏读会,近20名著名作家、编辑、文学评论家齐聚潮州,和潮州韩山诗群近30人共读潮州、共探诗心和诗艺的可能性。

在潮期间,专家学者们一行先后前往韩文公祠、广济桥、牌坊街、饶宗颐学术馆、潮州文艺精品馆,考察潮州文化,充分领略潮州的人文风采与地理形胜。

系列活动的重头戏“秘响与惊雷——潮州诗歌之夜暨韩山诗群作品赏读会”在位于古城府学旧地的时间轴书店举行。活动采用结对形式,专家学者们对韩山诗群代表诗人黄昏、草叔、陆燕姜等人的作品进行一对一点评,充

分肯定了潮州·韩山诗群的创作实力和艺术造诣,也在创作视野、表现手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。

潮州诗歌在近年来异军突起,成绩斐然,不仅在全省,甚至在全国也有较大的影响力。此次活动既是一次交流、学习的机会,也是一次以诗歌的名义进行的“阅兵式”,展示了潮州诗歌的文化和风采。

(黄琼)



咱们的村庄变了样 庄建明 摄